

大学生义工骑车宣传低碳受伤,陷入无钱治疗困境

义工出意外,权益难保障

本报记者 路冉冉

“作为一名义工,在参加公益活动时,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发生意外而受伤了。”泰山义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崔山说。这个观点,在很多泰城义工的脑海中还是一种理论性的思维,但是对于躺在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车赞来说,她的理解就格外深刻。

6月11日,车赞骑车宣传低碳环保时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,重病和贫困的家庭环境形成强大的心理落差。而这一摔,摔出了义工们最担心但又是最忌讳的一个话题:义工在服务中出了类似的情况如何能得到相应的保障?爱心与回报的平衡点该如何把握?



车赞的父亲进重症监护室探视。 本报记者 陈新 摄



义务捡拾垃圾,翻入路边沟内

11日下午4时左右,正当义工们返回时,车赞自行车的车闸突然失灵,翻入路旁沟中,她的头部撞在墙上。

15日下午2点左右,记者在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重症监护室见到了车赞的父母,陪同他们的还有泰山义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崔山以及其他几名成员。每天下午的3点至3点半是家属探望时间,他们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,焦急地等待着去看一眼躺在病床上的车赞。看到记者到来,车赞的母亲紧紧握住记者的手,流着泪不断地说:“谢谢,谢谢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。”

崔山告诉记者,11日,

他们一行16人在天地广场进行“低碳环保、绿色出行、健康你我”的爱心宣传活动,随后骑自行车到天烛峰景区捡矿泉水瓶等垃圾。当日下午4时左右,正当义工们返回时,车赞自行车的车闸突然失灵,翻入路旁沟中,她的头部撞在墙上。车赞被同伴随即送到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,并于当晚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抢救,手术后,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车赞被转到重病监护室。

“当时诊断结果是头皮

下出血,颅内出血,肺内创伤,骨盆内少量出血,还有脑干有多个出血点。经过2天多的治疗,车赞已经能进行简单的交流,但医生说她还至少还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10天。”崔山告诉记者,截至15日下午,车赞的治疗费用已经花掉了4.1万元,泰山义工组织垫付了3400元。除去车赞在学校购买的大学生医疗保险的赔付55%的医疗费外,其余的医疗费,只能靠社会捐助了。



东拼西凑筹钱,治疗陷入困境

“我们都是农民,哪有什么钱。”宋秀娟抹了把眼泪告诉记者,还好有义工们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救助,总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治疗费用。

车赞的母亲宋秀娟含着泪告诉记者,他们家在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车家村,她和丈夫车立长都是农民,丈夫一直在内蒙古打工。宋秀娟在女儿受伤当日赶到泰安,车立长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奔波一天一夜后也赶到医院。“这几年为了供孩子上学,家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,我们又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。车赞出事后,她舅舅发动亲戚朋友借来5000元钱。”“我们都是农民,哪有什么钱。”宋秀娟抹了把眼

泪告诉记者,还好有义工们和社会爱心人士救助,总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治疗费用。

“我们知道女儿在做义工,都很支持她,她清醒后我们第一次去看她,她有些艰难地嘱咐我和他爸爸,说这次的意外跟义工组织和其他任何人没关系,是她自己造成的,让我们不要责怪别人……”说到这里,宋秀娟忍不住哽咽了。崔山告诉记者,第一次去看车赞时,车赞见到他的第一句话竟然

是:“老大,对不起,我车闸坏了,给你们惹麻烦了。”

15日下午3点左右,探视时间到了,车赞的父母和义工们轮流进去看望车赞。当记者进去探望时,躺在病床上的车赞头上缠着一层厚厚的纱布。当问起康复后的打算时,车赞说,她以后还会坚持做义工。医生告诉记者,车赞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,由于担心一些后遗症和并发症出现,因此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。



最怕出意外,免责声明成重要条例

义工成员参加任何活动,都要个人承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和责任,包括财产安全、生命安全等。

崔山告诉记者,目前,在义工成员组织上,有2/3都是高校大学生,其余的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。“之所以大学生占的比例高,是因为大学生的空闲时间相对较多,有参加各种志愿活动的先决条件。”崔山表示,也是因为这样,他们也很重视义工的安全问题。车赞的意外,是泰山义联合会成立以来,第一次有成员出现意外事故。而这,也恰恰是义工们最担心的事情。

崔山介绍,泰山义工联合会主要开展助学、助老、助残、其他弱势群体关注、青少年问题关注、环保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宣传活动。“活动的种类、地点

时常变换,义工在志愿者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,除了自己承担外,义工组织能做的,就是将消息发布到网上,寻求社会救助。”崔山告诉记者,在泰山义工网站上的一些相关条例中,免责声明往往会被放在第一位。声明中会指出,志愿者活动以自愿参加为原则,无任何强迫性,外出活动时若出现意外,义工组织只有帮助救治的义务,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。声明中指出,义工成员参加任何活动,都要个人承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和责任,包括财产安全、生命安全等。

“这也是无奈之举,作

为一个公益性的社会民间组织,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及保障的条件下,确实没有能力承担这些责任。而作为一个民间组织,参加活动的义工行为均是自愿行为,政府也没有相关部门承担这一责任。”崔山无奈地告诉记者,他曾在河南做志愿者救助艾滋孤儿时,经常会面临很多危险。政府担心负面影响出面干预不说,有些患者排斥救助,经常会和志愿者发生冲突,有一名志愿者曾经被一个艾滋病患者抓伤手臂,虽然服用了相关防治药物,但还是患上了“恐艾症”和抑郁症,而这些风险,只能由志愿者自己来承担。



要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

志愿者活动属于一种自愿行为,又是民间组织,因此每次活动前都会详细策划活动实施方案,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都想到。

已经做了2年多义工的秦阳告诉记者,由于大家都知道志愿者活动属于一种自愿行为,又是民间组织,因此每次活动前都会详细策划活动实施方案,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都想到。“义工活动有时候会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,开始我们也是很担心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,后来大家达成一致意见,外出时尽量乘坐公交车。”秦阳说,她现在有工作,单位购买了五险,因此对她们这样的义工来说,在保险

上有一定的保障,但是像车赞这样的大学生毕竟占了绝大多数。这些学生通过学校购买的多数只有医疗保险,一旦出现严重的意外伤害事故,这部分保险也难以保障治疗费用。

同样做了2年多义工的宋其会也表示,虽然每次活动时大家都会尽可能地做好保护工作,但还是会担心突发意外事故。“我在2009年查出患有尿毒症,2010年恶化后开始透析治疗,这期间多亏了社会各界的捐助,我才度过了难关。”

宋其会告诉记者,作为一名义工,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。

而在日常组织活动时,不被人理解甚至被误解更是家常便饭。崔山告诉记者,2009年,泰山义工响应残联助残日的号召,组织义卖爱心书签时,很多人问他们,是不是卖了钱之后就有钱去“搓”一顿。就算是外出清理小广告,也会有人问他们,一天多少钱?面对这种情况,义工们首先会解释,解释不通时也只能一笑置之。